



你是景福門

目 录

景福门，你们来个屁	(7)
双城外记	(10)
别信“匪情专家”	(13)
从橘子汁到洋酒	(16)
大风起兮	(19)
共产党饶你 我不饶你	(23)
寄语刘宾雁老乡	(28)
“民运”民阵的归宿	(31)
美国违反人权记录大曝光	(33)
改烧自己人	(37)
库尔德真苦·美国伪善	(38)
魏德迈‘客观’吗？	(42)
简体字与“为匪宣传”	(44)

恶心到大陆去了	(47)
是谁自欺欺人?	(50)
为‘反共义士’进一解	(53)
劝君读篇古书	(61)
台独、台独，辛苦为谁独	(64)
《不智的立委 拿二千万人命当儿戏》读后感	(69)
谁杀高山族?	(73)
原住民的呐喊	(76)
这回可是真吴凤	(79)
自命正义之士 何不支持‘原独’?	(82)
原住民世界中的台湾原住民	(85)
台湾原住民的声明	(89)
为布农族抱不平	(92)
台湾人的‘功利’性格	(94)
台湾人“但爱做官”漫谈	(109)
台湾政客小气八拉的活证	(113)
“黑名单”与“谁儒种”	(114)
给外省人戴帽子	(119)
民进党的司法倒车	(122)
民进党的劣币战	(125)
民进党的制度战	(128)
民进党的权术水平	(131)
民进党又何来‘人格者’?	(134)
令人忧虑的新潮流系	(138)
贵宾的马后炮	(141)
评民进党的路线之争	(145)

民进党挨揍挨得太没意义了	(149)
凤凰梦破	(151)

景福门 你们来个屁！

美国独立战争时候，一个法国贵族叫拉法埃脱 Marquis de Lafayette 的 在一七七七年七月抵达新大陆 参加了反抗英国的作战。他那时二十岁 被任命为少将 很有战功。一七七九年他回法国，劝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Louis X V I 派出六千人的远征军支援殖民地人民。一七八〇年他再返新大陆，协助美国独立战争，直到成功为止。一七八二年他回法国。一七八四年访问美国 成为好几个州的公民 极得美国人的景仰。此后五年中，他成为法国开明贵族的领袖。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他躬与其役。但他反对国王退位、反对过激的权力转移 最后亡命在外 被奥地利幽囚五年。直到一七九九年拿破仑 Bonaparte Napoleon 当政 他才回归祖国。路易十八 Louis X V III 在位期间 他任众议院议员。一八二四到一八二五年间 他又访问美国 受到热烈的欢迎。一八三〇

年他指挥国民自卫军，推翻查理第十 (Charles X) 迎接路易腓力普 (Louis - Philippe) 就职。不久退隐于野，一八三四年死去，活了七十七岁。由于拉法埃脱一生功在新旧大陆，他被尊为“两个世界的英雄”(the Hero of Two Worlds)。美国人民为了崇德报功，特别在一八二四年，在他六十七岁时候，由国会通过，以美金二十万、土地一方为赠，这种赠礼，也算是一种义助，因为拉法埃脱本人的财产，已在法国大革命时被充公以去，那时候举国若狂，还骂他是卖国贼呢！

拉法埃脱死后八十七年，也就是他去美国参加独立战争后一百四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美国加入战团，支援法国对抗德国。美国派出军队，派遣军司令官是潘兴将军 (General John J. Pershing)。一九一七年七月四日，一幕感人的献词在巴黎拉法埃脱坟前发表了，主题是：“拉法埃脱，我们来了！”(Lafayette, we are here! 言简意赅，表达了美国人在法国人危难之际如何援之以手，一如一百四十年前法国人援美国人以手一样。

这句“拉法埃脱，我们来了！”的名言，一般都误以为出自潘兴将军之口，但据潘兴回忆录——《我在世界大战中的经历》(My Experiences in the World War) 却指出乃是斯丹顿上校 (Colonel C. E. Stanton) 的杰作。一言之微，为大将者都不没人之功，这种风度，可为典范。

最近北京天安门前风起云涌……(略——编者)。国民党老脸兜不住，乃由巧宦施启扬出面，召集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报，徒以空话，加以声援。在上者粉拳绣腿如此，在下者自然希旨承风，也就纷纷绣花枕头而出。其中最恶心人者，是今早看报，有所谓国立中山大学教职员发表的支援大陆民主运动

声明。该声明由马屁诗人余光中主稿，最后说：“台湾的社会近年来颇以民主自许，自由自豪。难道我们在争取两千万人的民主与自由之余，竟然无视十亿同胞的民主与自由吗？……天安门广场的胜利，是全中国也是全世界民主自由的胜利。相反地，天安门广场的失败，也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民主自由的挫折，在历史炯炯的注视下，让我们及时站起来，从台北到屏东，一起向对岸大叫：‘天安门 我们来了！’”

显然的，马屁诗人余光中在窃取“拉法埃脱 我们来了！”之意，以为比附与贴金。但是，这些国民党御用文人，他们在“争取两千万人的民主与自由”上根本就是一纸空白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如今又朝十一亿人口大放厥辞，且以当年美法战士自况自脱，其无耻也，真可腾笑古今中外。事实上，国民党总统府前的景福门，早已是压迫自由民主的标志，又何足以自炫骄人？如今景福门下的御用文人，竟成群结队而要“我们来了！”别不要脸啦，你们来个屁！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双城外记

五月十九日我在师大演讲，师大学生问我对这次天安门事件的看法。我铁口直断，说共产党忍无可忍时候一定出兵，军队一开出来，一切学生运动立刻云散烟消。……（略——编者）

乐观的人一定以为我危言耸听，其实会思想的人都会有我这种结论。文星书店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李敖出版社董事长苏荣泉六月四日从北京天安门归来，据他实地了解，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中，固然有绝食等悲壮表现，却也有另一种现象，可以观察他们的艰苦。有外地来的学生，在天安门前可以享受香港方面来的免费补给品，可喝到每罐价值三块两毛五的可乐和四块五的橘子汁。而他们的工人工资，每天才四元，学生比工人更穷。如此在天安门有得吃有得喝，无怪北京学生认为该见好就收、外地学生却不肯了。争取自由民主活动，未免抽象，但可乐、橘子汁却是实惠的。……（略——编者）

北京方面如彼，台北方面又如何呢？

这一次天安门事件，由于今天下午传来邓小平出面的画面，多日来“匪情专家”和业余“匪情专家”的猜谜和造谣，已经完全穿帮。邓小平已死也、邓小平失权也、邓小平无法掌握全局也、中共内战也。……所有的捕风捉影，都显示了台北的起哄与无知。

这些起哄与无知，抽起样来，品类繁多。我在台大演讲，台大学生问我：国民党一直说反攻大陆，目前有了机会，为什么不动手？我说：机会是有了，可是目前不是好机会而是坏机会。四十年来最坏的机会：共产党与苏联和解了、冻结在中苏边境的五十八个师也可以调动了、内部困难又常常导致外部冒险、邓小平又说在他死前即一九九〇年前乐见中国统一。……种种迹象都显示了它不打你就好了，你还想反攻它？所以国民党叫嚣反攻，说此时应完成老总统或岳武穆的心愿，其实只是色厉内荏而已，甚至色都不敢厉呢！

反攻大陆是一种梦呓，但另一种梦呓，这回却应运而生了。国民党学人丘宏达六月五日发表高论，说：“现在参与暴力屠杀中国人民的人，必须绳之以法，不论将来逃到天涯海角都必须逮捕回来治罪。在这方面中华民国政府必须请立法院尽快通过法律，凡是涉及此次暴行之中共人员，均不适用刑法上追诉期间的限制，并且将来处刑以后，不得假释。”

对这种一厢情愿、不知自己是老几的所谓“具体建议”，其荒谬好笑，真令人不敢相信竟出自高等知识分子之手！其梦呓程度，实越反攻大陆而上之。因为要“绳之以法”，必得有赖反攻大陆成功为前提，反攻大陆未成，一切诛杀，自然谈不到。谈不到却先“请立法院尽快通过法律”，则此种法律，除了可供

“意诛”之资外，全无任何意义。国民党学人竟有此种出馊主意的大脑，真可为这次天安门事件，别开新章。

以上随手写北京、台北在这次天安门事件的一些切片，以为“机会教育”。大中思小、以小见大 当多少有助于我们的清醒。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夜

别信‘匪情专家’

昨天午前陈又亮自美国打电话来，告诉我北京清华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散发《李敖论五四》一文的事，两人顺便聊起北京的情形。陈又亮是我台大小老弟中最慧黠过人的，跟他聊天，相激相荡之下，每多妙悟。挂掉电话，我就立刻想写这篇文章。

国民党及其同路人常常奇怪李敖很少谈大陆问题，每以此为问，我就回一句：“没有资讯，从何谈起？国民党不开放‘匪情资料’，把‘匪情资料’当独得之秘，甚至不准人民自己找资料、流传资料，连余登发把日本《朝日新闻》有关中共的资料给人看，都构成‘为匪宣传’罪，谁还能写文章谈大陆啊？”

正因为“匪情资料”变成国民党的“绝学”，所以在国民党内，就冒出许多“匪情专家”，整天代我们研判“匪情”。如果这些专家真行，我们倒也没话好说。不过，“匪情”不作美的是，它的发展与变化，经常逸出“专家”的研判之外。结果呢，“匪情

专家'变成了猜谜先生,他们的研判,也不过猜谜而已。既然是猜谜,则'专家'也者,又跟我们这些外行有什么不同呢?

也许有一点不同。就是'匪情专家'毕竟直接读到'匪情资料',过多,因而中毒的比例,也比我们大得多,且对共产党的性格理解,也比我们'得风气之先'得多。因此,一件反讽的现象发生了,就是:"匪情专家"投匪'的比例,竟在市井小民之上!

例如王升、任卓宣、叶青旗下的'匪情专家'马璧,当年固一世之忠贞也,可是,就在他大喊'反攻复国'之际,他却先行反攻倒算,投奔大陆去也。又如'匪情专家'万大铤,他为人比马璧高明一百倍,但是仍不得不出之以回归。他在大陆,当中共封疆大吏问他'你居然敢回来'的时候,他坦然回答说:"我研究你们这么多年,我当然敢回来。"——"匪情专家"深通自保之道如此,吾侪小民,真不得不佩服也!

除了对'匪情专家'的个人进退、敢不拜嘉之外,所谓'匪情专家'对我们实在并无更多的权威性。可恶的是,国民党的'匪情专家'却整天被请出来指导我们,为我们导向,甚至为国民党自己的封疆大吏导向,于是许多笑料,就脱肛而出。

例如所谓'反攻大陆'的问题,在国民党党中央四十年前提出'一年反攻'、'两年反攻'之后,就一直是在'匪情专家'无法面对的问题。在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最后点破反攻无望的时候,"匪情专家"就大肆抨击,认为是'公然散布失败主义的思想'。但是,迟迟不能反攻,直到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由国民党总裁演讲'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时,宣布'再过十年',也就是到了一九六九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在这一

宣布后，一九六九终于到来了。反攻的希望按照“总裁言论”，已经破灭。则“公然散布失败主义的思想”者，已不止雷震，而是总裁大人矣！

虽然事实已经如此明确，但是，我们仍未看到“匪情专家”们有丝毫像样的惭愧与反省。流风所及，一片虚骄之气，间歇犹在朝野人心之中。例如这次天安门事件，俞国华竟然有反攻大陆的表示。而《中央日报》的采访中，也不乏党国小员表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为何还不采取行动”的激动之言。可见国民党的“匪情”教育，还有待“大义觉迷”也！

这次天安门事件，又一次证实了“匪情专家”完全无所施其技。大家左分析、右分析，但其结果，与中外记者捕风捉影或造谣生事如出一辙。不分你我，大家都成了猜谜先生。“匪情”如此，纵夙夜匪懈，亦无从得其情矣！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从橘子汁到洋酒

六月十一日我在《世界论坛报》发表《双城外记》提到这样一个故事：文星书店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李敖出版社董事长苏荣泉 六月四日从北京天安门归来 据他实地了解 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中，固然有绝食等悲壮表现，却也有另一种现象，可以观察他们的艰苦。有外地来的学生，在天安门前可以享受受到香港方面来的免费补给品，可喝到每罐价值三块两毛五的可乐，和四块五的橘子汁。而他们的工人工资，每天才四元 学生比工人更穷。如此在天安门有得吃有得喝 无怪北京学生认为该见好就收、外地学生却不肯了。争取自由民主活动 未免抽象 但可乐、橘子汁却是实惠的。……（略——编者）

这篇文章发表后第二天 康宁祥主持的《首都早报》有了评论。评论以《资本主义流毒浸昏李敖的头》为标题 指出我写上面这个故事 是“歪曲北京学运的精神”。评论的细部重

点是：一、“曾经为追求自由民主而入狱的李敖对大陆学生追求自由民主的热情却有不同的评价他以‘民主鬼’、‘自由魂’称呼殉难的北京学生。”二、“大陆学生为了争取自由、民主不惜绝食抗议，甚至以肉身之躯与枪杆、坦克相抗争，其精神感天动地 见闻者莫不欢呼落泪 恨不能与之并立。”然而 李敖却在昨（十一）日的世界论坛报中，歪曲北京学运的精神。认为……”三、“李敖这种‘白天谈革命 晚上过资本主义生活’的人，是当今台湾多数知识分子的写照，早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流毒浸昏了头，不知逻辑推理与事实的存在！”

这篇康宁祥主持的《首都早报》的评论 最有反讽意味的是，它自己就先犯了“不知逻辑推理与事实的存在”的毛病 为了使这一评论无所遁形，我扣紧四点，逐一拆穿之

第一、所谓 他以‘民主鬼’、‘自由魂’称呼殉难的北京学生 ”与“事实的存在”不符。因为我那篇文章中，并没有这些话，这些话是康系报纸捏造的虽然这些话没什么，但李敖既没用来说“称呼殉难的北京学生”硬栽在李敖头上 其居心就太不光明了。

第二、说我“认为‘喝橘子汁如何如何’也是康系报纸‘不知逻辑推理与事实的存在’。因为事实并非我‘认为’的 而是苏荣泉在天安门现场观察与目击的。把苏荣泉的现场观察与目击 当成李敖的‘认为’稍懂‘逻辑推理’的人，一看就知道康系报纸闹了笑话！”

第三、我来自北京，北京是我念小学念初中的地方，我对北京学生的感情，自信在许多假仁假义假慈悲的台湾居民和舞文弄墨的台湾文人之上，不劳干号派替我操心。康系报纸说我“歪曲北京学运的精神”证明了康宁祥这票人 根本就沒